



石柱清代灣底譚氏民居承載着悠遠的歷史記憶

深山老院貼着的舊報紙 居然是國家一級文物

□黃玉才



灣底譚氏民居第一道朝門

重慶石柱河嘴鄉富民村的清代灣底譚氏民居，俗稱“灣底院子”。該民居始建於清康熙年間，保存完好，建築技藝高超，裝飾藝術精美，2019年12月被列為第8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21年被列為“中國傳統村落”。民居正屋牆上保存至今的清光緒年間《京報》，經復旦大學文博專家修復考證，鑑定為國家一級文物，具有較高的歷史文化和文物價值，是研究清代巴蜀地區政治、經濟、文化、民俗等的實物史料。

深山林海珍藏的雙“國寶”，訴說着300餘年悠悠歲月，傳承悠久的歷史文化，延續巴蜀文脈。



灣底譚氏民居外牆

此外，建築布局巧妙，裝飾精美。整個院落廣泛採用石、木、灰塑、彩畫，表現出高超的裝飾藝術水平及濃厚的人文氣息，為渝東南地區所少有；選址考究。灣底譚氏民居選址充分遵循川渝山地民居“前有照，後有靠，青龍白虎層層繞，流水青溪來環抱，朝山案山生巧妙”的規矩，充分反映了川渝傳統山地民居院落選址的基本原則。

灣底譚氏民居現存大部分建築均為清代中期原物，而同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的湖北利川大水井李家大院多數建築為晚清民國時期重建。兩者相比，譚氏民居建築年代更早、規模更大、整體格局保存更為完整。

清代《京報》

承載歷史記憶，見證譚門榮耀

在灣底譚氏民居內發現的清代《京報》，顯然更具文物價值。

在正廳明間左側排架木板上，貼有“譚太老爺壹等吏員一名……聯科及第”字樣的《京報》，經復旦大學文博專家修復考證，這是清代晚期的《京報》，鑑定為國家一級文物，文物價值較高。

清代《京報》是指北京民間報房所發行的報紙，又稱“報房京報”和“黃皮京報”。它作為中國古代報紙的完備形式，是一種與近代報刊最為接近的新聞傳播載體，內容局限於官門抄、諭旨和奏章，但它由北京民營報房定期印刷出版，公開銷售於民間，一方面它繼承明代邸報的餘緒，在官吏中發行，含有內參性質；一方面，它公開在民間銷售，具有大眾傳播工具的商品特徵。

“京報”這一名稱在明朝已經出現，但在明代實際上是邸報的別稱。至清朝初年，京報與邸報也是同一概念。因為在明清時代，各省都派有專司文報的提塘長駐京師，兵部則派出提塘分駐各省。駐京提塘稱為“京塘”，京塘抄發的邸報稱為“京報”；駐省提塘稱為“省塘”，抄錄的各省轅門鈔稱為“省報”。這種省報往往印成單張隨京報一同分發。所以“邸報”這一名稱就逐漸為含義更加明瞭的“京報”所取代。

清代《京報》民間報房主要集中在北京，它們的鼎盛時期在乾隆、嘉慶、道光、咸豐、同治、光緒這6朝。記載和原報可查的北京民間報房，不下10家：聚興、聚升、合成、杜記、集文、同順、天華、公興、聚恒、洪興、永興、同文、信義、連升等，其中以聚興、公興兩家開業最早，都創辦於咸豐年間。兩家報房中，又以聚興報房的历史為最長，從咸豐年間開張，直到民國十年（1921年）還堅持營業，持續的時間超過了半個世紀。

灣底譚氏民居古樸典雅的建築，精美的豐富石刻，壁上故紙《京報》等文物古跡，這裡的一石一木、一磚一瓦，都承載着歷史的記憶，蘊含着深厚的文化積淀，它們不僅僅是建築的構件，更是見證昔日榮耀與輝煌的歲月老人，見證着譚氏家族昔日的熱鬧與繁華，寶貴的文化遺產，傳承着悠久的農耕文明，為後人傳遞着土家族祖先聰明的智慧和勤儉持家、勇敢剽悍的民族精神。

(作者系重慶市作協會員 圖片由作者提供)

灣底院子 三代譚氏族人，接力修建而成

河嘴鄉地處由川入鄂石柱城北古道要沖，與湖北利川市、長江水運碼頭重慶萬州區毗鄰，境內的“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灣底譚氏民居，與萬州走馬鎮、湖北利川建南鎮接壤，一腳踏兩省，雞鳴聞三地。深山古剎銀杏堂，與梁平雙桂堂齊名，是川東佛教祖庭，名震大西南的明末高僧破山大師，曾流寓銀杏堂，留下詩迹游踪和千古佳話。

史料記載，明清時期，譚氏祖先隨“湖廣填川”大潮來到這深山安居樂業，繁衍生息，清康熙年間開始修建宅院，幾代人擴建形成龐大的建築群。

“灣底院子”始建於清康熙五十年（1711年），歷前後三代建成，元末明初譚氏由楚遷石柱，《譚氏族譜》載：“在元末徐壽輝、陳友諒互爭雄長，天下大亂，於洪武二年二月初二日辰時，父兄子侄七人，從湖北麻城孝感珍珠碼頭起身入川”“由楚入石後，落業在石柱司石渠里深溪鯉魚沖等地。”此院落由譚朝賢等三代人修建而成，晚清至民國經多次修繕。20世紀五六十年代，被分與當地多戶人家居住至今。

灣底院子現存風貌均為清代中期建築。院落坐西北向東南，坐落於三面環山、前臨小溪的“凹”形緩坡上。建築整體平面呈矩形，面闊73米、進深36米，沿中軸線對稱布置，縱向兩進四合院，橫向三重院落，共有6個天井，總佔地面積2622.22平方米，建築面積4824.91平方米。房屋為磚木結構、穿斗式梁架、懸山式屋頂、一樓一底。院落原有箭樓、石碉樓等附屬建築，現已不存。

院落正中大門門框及門楣，過廳石門及門楣，正廳明間石質廊檐柱，正廳廊道，正廳梁柱，院落馬頭牆（封火牆）等處均保留有清代石刻楹聯、彩繪及各時期年畫、畫報等。此外，院落中還保留有清代防洪石渠與飲水石槽，保存狀況較好，具有明顯的地域特色與較高的文物價值。

民居設前後兩道朝門，第一道朝門呈八字形，開一道正門，兩道耳門。朝門門框高26米，設11步台階。朝門石坊上刻有各種花草動物和人物故事，門框刻寫對聯“敦化川流物華天寶日，松生岳降人杰地靈時”，門楣題“耕讀傳家”。左右兩側耳門也題刻楹聯，左門“瞻雲山而蒼翠載興載宛宛若蓬萊佳境，盼庭柯以怡顏愛笑愛語居口義皇古風”，門楣題“出則悌”；右門聯“兩面雲山擁戶，優焉游焉，時培心上地；滿空星斗照樓台，悠也久也，長養性中天”，門楣題“入則孝”。

二道朝門石門框題刻楹聯一副：“承七齡家風永垂燕翼，紹三槐弄璋丕振鴻基”，門楣刻八仙圖，門上牆壁有朱底墨書“山河聚秀”四字。從二道朝門進入中庭天井，正廳明間檐柱上分別雕刻“創業維艱而小子順泛艱處着想，守成不易願後人莫以易時為心”楹聯，落款“臥觀山游涇刊於戊子書”。石柱之間的石欄板刻有山水人物圖。正廳梁柱有彩繪“龍鳳朝陽”，神龕兩邊及上面均有彩繪牆飾。正廳明間左側排架木板上貼有“譚太老爺壹等吏員一名……聯科及第”字樣的《京報》。

院落第二進右邊天井正屋原有5層高箭樓，左側跨院外原有3層高石碉樓（箭樓、石碉樓已毀）。碉樓遺址後仍存一條深2米、寬1.5米、長200米防洪石渠。院後有從山泉處引水用的飲水石槽，院前左邊有水塘。

灣底譚氏民居整體規模宏大，這在以散居形式為主的川渝鄉村民居較為少見，在武陵山區更為罕見。院落整體格局基本保存完整，保持了院落原有風貌，對於研究渝東南地區，甚至是川渝地區傳統民居建築營造、布局具有重要參考價值。

灣底院子



踏上重崗復嶺，溪流縱橫的巫溪地面，一股醇厚古老、神奇勁爽的土風撲面而來，懷着對“上古鹽都”的嚮往，我和朋友迫不及待地前往寧廠古鎮。

沿着細長的公路由縣城向北行進。一邊是偏窄的公路，一邊是逶迤的河水。路近水旁，水伴路行，山高水長。我坐在車里，竟有孫行者鑽進牛魔王細細的腸道里的感覺，路的狹窄，視線的狹窄，帶來獨特而有趣的感受。

由於對巫溪的地理狀況不熟悉，我特邀請同行的“巫溪通”譚老師為我畫了一張巫溪地理分布圖。從這張簡略的圖上可以看到，大寧河像一根飄帶，穿城而過。

大寧河古名巫溪，又稱鹽溪、昌江。溪何以“巫”名？“山者，水之源”，溪水源自巫山，因名巫溪。古代的巫山是指巫溪沿岸諸山，並且最初是以發源巫溪鹽泉的寶山為定名“巫山”的本土。我沿着書上的文字繼續追朔，“巫山者，巫咸以鴻術為帝堯醫師，生為上公，死為貴神，封於是山，因以為名。”巫溪鹽泉發源的寶山之地，就是上古時期巫咸受封並建立巫咸國的地方。知道了這條迤邐數百里的河水的由來，更覺得歷史的綿長。

在探尋間，九公里的距離很快就到了盡頭。聞名遐邇的寧廠古鎮已近在眼前。在巍峨雄峻的寶源山下，兩邊高岩聳

探訪寧廠古鎮

□鐘靈

峙，一條清澈的雙溪河像玉帶飄逸，寧廠古鎮擇水而居，一溜兒的褐色板壁木房綿延十二里。“白鹿鹽泉”的傳說為寧廠增添了濃厚的神秘色彩，起於唐堯封侯的巫咸國因“鹽”的存在而富庶百代，又因得天獨厚的鹽泉資源而成為兵戰爭奪之地。“大寧廠，岩對岩，七里街房相對排。背依山，面臨水，三面板壁一面岩。街道窄，三人並行緊緊挨。河街寬，百米鎖橋連襟懷……”流傳廣泛的詩文為古鎮風貌做了很好的描述。

但在我們眼前的古鎮卻是另一番景象。溪水嘩嘩響着，唱着亘古不變的歡歌，灰白片石砌就的石坎有一種堅固的秩序，倒垂的藤蘿像吊腳樓飄着的長髮。所住的人家已不多，躍入眼際的一兩朵鮮艷的月季更襯托出古鎮的清冷與閑適。偶見有人在路邊站着整理漁網，或用小木桶吊着繩從河中取水，表明他們生活中與水的親近關係。

來到“白鹿鹽泉”的發源地，惟見人去樓空，椽柱斑駁，粗

略展示着“萬灶鹽煙”的勝迹。鹽泉自山間一石眼中噴涌而出。鹽泉嘩嘩流淌，我們爭着走上前去，掬水入口——果然是咸的。熱氣蒸騰的制鹽勞作與商販鹽船往來穿梭的盛景不再，喧囂之聲猶在耳，白花花的鹽泉依然流淌着生命力。

大巫山的原始先民最早利用的鹽泉有三處：巫溪縣寧廠鎮寶源山鹽泉、彭水縣郁山鎮伏牛山鹽泉和湖北省長陽縣西的鹽水。只有寧廠鎮寶源山鹽泉出自半山腰，最方便人類取用，寶源山因而聚集了物華天寶的古老文明。一路上我們在大寧河沿岸看見山體石壁上都有連續的石孔，有的還是雙排並列，與水平面平行。據說，這就是視引鹽泉的棧道，從巫溪大寧廠到巫山龍門峽，長達300里。從秦代開始就在縣里置鹽官。至今古鎮上的“接官亭”還有殘破的遺迹，那就是地方官宦迎接長官的地点。

時代的潮起潮落，把小鎮拋在身後。小鎮基本保持了往昔風貌，時間在這裡凝固了，它的存在仿佛就是為了記錄歷史。人類在自然中不斷開拓與前進。眼前的種種頹衰與凋落的景象，與在小鎮上久久逡巡、停駐的如許多的腳步發出了某種呼應——伴隨“咔嚓、咔嚓”的拍攝微聲，我仿佛聽見了激動的心跳。

寧廠古鎮遺世孤立。它是一個文化符號，與陽光風雨同在。

(作者系重慶市萬州區作協副主席)